

## 锐观察



▲6月15日晚,罗志军走访农户,与村民亲切交谈。

# 省领导蹲点农家

“

在农户家中住上几天,没有了身份的界限,没有了刻意的客套,这是思考问题、了解民情、谋划决策、培育感情的好环境。

今年以来,中央接连部署社会管理创新和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90周年之际,这一自上而下的部署和行动耐人寻味。

在这个背景下,近期,江苏、山西、重庆、湖北等省市开始组织实施领导干部下基层活动,其中部分省市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直接“蹲点”到农户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拒绝层层陪同,力戒扰民,其释放出的新讯号受到社会关注。

6月15日至19日,记者随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泰州市下辖的姜堰市沈高镇沈高村村民刁友生家进行“蹲点”调研。

而此前江苏省委省政府专门颁布决定,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机关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结合分管工作和部门职能,深入到村镇、社区和基层单位,到农村驻点的,提倡驻村住户,每年下基层驻点时间为5至7天。

记者了解到,这次省委书记、省长同时住到农户家中,目的就是要带头实施这个活动,并思考干部下基层的切实有效方式,给大家做出个样子来。而山西、重庆等地也是用领导带头的方式来推动这项工作扎实开展。

## 上穷地方“蹲点”

省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调研,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决定着调研的质量,也决定着思考的质量。

各地新一轮的干部下基层活动出现了一些共性的变化,即直接到有困难的地方,到有矛盾的地方或到偏远落后的地区,把农村和农户作为“蹲点”的主要目的地。

山西省主要领导“蹲点”是在大山深处的困难农户家,在感知和体会贫穷中思考如何加快发展、解决贫穷。而江苏省主要领导“蹲点”选择的是薄弱村。

据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同志介绍,像江苏这样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的沿海发达省份,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下基层,到什么样的基层去,大家的认识不尽相同。但省里始终把握的是,小康社会建设中,不能让平均数字代替大多数,不能让统计数字代替百姓的切实感受。

地处姜堰市革命老区的沈高村现有村民3177名,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7万元(江苏省规定,苏中地区的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不少于1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000元(江苏省省定小康指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000元),对着这些标准,沈高村是典型的薄弱村。

省委书记“蹲点”入住的房东家,有四间平房和两间厢房,老两口一年种地、打工的收入为1.5万元,主人很纯朴,家里很整洁,但收入一般。

记者注意到,在这样的农户

家中住上几天,没有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富裕人家的阔气,没有了身份的界限,没有了刻意的客套,大家的平等和亲近自然拉近。对调研者而言,这是思考问题、了解民情、谋划决策、培育感情的好环境。

## 拒绝基层官员跟着

省里主要领导直接住到农户家中,像农民一样起居、劳动、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调研者需下决心从日常事务、决策、接待等繁重公务中抽身出来。

其次,打破事先踩点、精心准备、几级陪同的惯有调研方式,这无论对基层干部还是对调研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三是村民太久没有经历过这样事情了,究竟是以平常心对待,还是将信将疑地看热闹;四是易成舆论焦点,是领导秀一下呢,还是好风回归呢?

四夜五天,在沈高村这个随意选定、经济薄弱、民风淳朴的地方,省委书记住到农户的平房中当起了村民。夜幕下,在没有路灯的村道里与村民肩并肩地走了一阵子,在农家厅堂的日光灯下与正在吃晚饭的农民聊上一席话;白天里,来到田地跟农民一起干上小半天的农活,挨家挨户家长里短地攀谈着,与老党员、老村干部一起说说村里的难事、急事、干群之间的事,与小自己20多岁的村总支书记聊聊村里的新农村规划,到镇村的社区医院、企业、学校、敬老院听听民声,坐到农户餐桌边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农家饭……

调研方式的改变是本次干部下基层的最大亮点。

一是吃住在农家,农民是什么生活状态,调研者就适应什么状态,比如农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那么调研者也遵守这个作息特点,比如农民到时间点要下地干活,那么调研者也同样去地里干活,比如农民白天较忙,那么调研者就尽量不打扰,把走访农户放在晚上进行等等。

二是拒绝层层陪同,调研者带上一两个工作人员,由村党组织书记当向导,在村里或田间地头随意走走,边走边聊边思考,到平时考察不太容易到的作坊式小企业去看看,到村头的小商店里坐坐,到农民卖西瓜的摊位前聊

聊,听到的都是农民语言。

三是挨家挨户地走访,尽量不搞座谈会形式,走到家里聊天,双方都没有顾虑,受访的农户遇到的大事小情都会直接说出来,不需要左顾右盼,就连妯娌之间不太和气的事都聊出来了,为了不打扰村民晚上休息,走访一般在晚上9点结束。

农民的直接和纯朴感染着下来调研的领导干部,他们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心里有点没底,真的住下来了,同进一道门感觉就是一家人了”,“听牢骚话气话都是收获”。

## 耳朵里听到

## “不过滤的民意”

江苏等省市陆续开展的“蹲点”调查结果表明,真心实意地走到群众身边,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有效手段。

对于领导干部到身边“蹲点”调研,群众言语间还是流露出了他们的意外之感。

不少村民说,他们的父辈偶尔有过与“县官”生活在一起的经历,而现在直接到农民家里住上几天,不要说是省级干部,就是机关的处长恐怕也不多见。但村民们很快从“意外”中变得习惯起来。各地“蹲点”调研带来的启示是,扑下身子,真心实意地到群众中去感知冷暖,是新时期保持血脉联系的重要方式。

虽然现在交通、信息沟通都很发达,但并不必然导致人民群众愿意与干部说真话,说心里话。驻村住户调研的最大特点是彻底不搞层层陪同,这一看似不符合常规的做法受到了村民好评。领导干部下来调研,身边围绕的是机关干部,还是基层群众,决定着调研的效果。不需要干部介绍,也不需要过滤民意,而是直接来到农户中。罗志军说,干部下基层,如果身子下来而心不下来,或身子下来而感情不下来,就很难达到心灵上的共鸣,也难以收到实效。

越是直面社会转型期的挑战,越是面临利益多元发展的考验,党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就越弥足珍贵。而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再大的矛盾都能化解,再难的疙瘩也能解开,再宽的鸿沟都能跨越。

据《瞭望》新闻周刊

## ●现场

### 省委书记省长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6月15日至19日,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轻车简从,驻村住户,分别到姜堰市沈高镇沈高村和沛县草庙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群众所忧所盼,共同谋划农村发展。

#### 四菜一汤吃了五天

“午饭非常简单,就是四菜一汤:红烧花鲢、百叶炒茭白、土豆丝、炖蛋、咸菜豆腐汤。”时隔一周,沈高村村民刁友生对书记的菜单仍然记忆犹新。

15日上午11时许,罗志军带着随行三名工作人员住进了刁友生家,开始驻村调研。“5天4宿,他们4个人吃住都在我家里,因为我子女成家后多了两个空房间。”刁友生的老伴凌秀珍说,她做的是地道的农家菜,担心不够吃,特意多上了一盘凉拌黄瓜。可罗书记嘱咐说,要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标准,“你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搞特殊化。”

“省委书记到沈高开展驻村住户调研,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对全镇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沈高镇党委书记卜青山说,调研期间,罗书记身体力行,向村干部了解情况,倾听种养大户的心声,和群众摆起“龙门阵”探讨沈高发展良策……这几天,全镇上下都在学习贯彻罗书记的指示要求,寻求更高的目标定位。

草庙村的乡亲们,大多目睹了李学勇在村里的驻村调研。他们说,李省长16日下午到村后没有休息,就马上开始走访农户,察看大棚,慰问老党员……足迹遍及了三个自然村,一刻也没有停歇。

草庙村大棚种植户孟健说,17日那天,李省长在他田里一边忙着帮他摘收、装车,一边询问茄子的产销行情。接下来几天,就一直在琢磨怎样帮助乡亲们增产增效,怎样尽快做大村级集体经济。

“草庙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激情更大,信心更足!”沛县胡寨镇党委书记刘胜峰感慨地说,省长就像自家人一样,跟基层干部群众心贴

着心。得到省里领导这样的关切和鼓舞,心里憋足了劲。

#### 农家话题聊到深夜

每一位沈高村民都看在眼里——五天四夜里,罗志军先后走访了村里20多户农户和老干部、老党员,与个体私营企业主、种养大户进行了交流,考察了村中心小学、幼儿园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还利用半天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召开了6个座谈会,足迹几乎踏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收入有多少?看病难不难?农资涨价影响大不大……每到一户村民家,罗书记都带着问题来,和村民一起研究解决办法。

对于草庙村党支部书记秦真岭来说,与李学勇的一次谈话“终身难忘”。16日驻村当天晚上,李学勇就拉着他一起,谈草庙设施农业建设,为村里下一步发展“出谋划策”,不知不觉中,从晚上7点多谈到了快9点。考虑到省长一路辛苦,秦真岭想让他早点休息,两次起身要离开,没想到都被留住了。当李省长了解到村里设施农业发展下一步需要建立冷库仓储、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的时候,他立刻要求看规划图纸,表示肯定会大力支持。就这样,一直聊到了晚上10点多才结束。

“省长不但看望先进户,还惦记着我们贫困户。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克服困难,早日脱贫奔小康。”草庙村贫困户秦守华做梦都没想到省长会来到他家。他说,李省长就坐在他家的小院里,与他双腿残疾的老父亲聊家常。李省长还认真查看了他的社保卡、合作医疗证等,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说着说着,秦守华落下了激动的泪珠。

据《新华日报》

## ●对话

副省长突然造访,让山西省长治市沁县的一个贫困村温庄热闹起来。4月26日,山西副省长刘维佳没跟各层官员打招呼,自带被褥,悄悄到了温庄,走访农民,吃住在农家。刘维佳随后又两次到该村。之后,刘维佳注意到的一些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 山西副省长:

### 下乡驻村是“作业”

记者:4月23日,再到温庄,是来看帮扶的效果吗?

刘维佳:其实,这一次来跟这个没关系。我们开了一个山西省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恳谈视频会,会上4个县发言,其中2个好的县讲经验,沁县好几个都是倒数第一,作为贫困县做说明。一个分管副县长参加的,做说明的态度也不端正,被我狠狠批评了。

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不断打电话要做解释做汇报。我说,不用了,改天到沁县去一趟。23日上午,我想来这里看看,下午去县里跟他们一起想想办法,变后进为先进。

记者:批评得很重?  
刘维佳:我说,你们想不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干了5年,每年农民的收入增长只有2%,这叫增长?什么都没干嘛,躺着也能增长啊。为什么我敢狠狠批评,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就全省来说,沁县其实并不是最穷的,现在是省级贫困县,他们想争取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有些数据有意识压。农民一增收,贫困县的帽子就戴不住了。

了。对数据缩水,现在有个说法叫“打埋伏”:农民收入低才好,低才能保住贫困县的帽子。

记者:你的下乡日记写得很精彩,很多人关注。

刘维佳(笑):媒体这么关注这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干部下乡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不太喜欢有人说我这是微服私访。这不是微服私访,是正常的工作。

记者:为什么会写下乡日记?  
刘维佳:按照“六个一”干部下乡驻村的要求,每个驻村领导都要写一篇调查报告或者驻村日记之类的东西,其他省领导也写了。我的日记原文写了7000多字,写好后交给了省委书记。后来,人民日报驻站的同志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没接。后来他给我发短信,说日记他删改后发表了,让我文责自负。发表后,我压力很大。人民日报那个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不要有压力了,山西这些年都是负面新闻,好不容易有个正面。他还说省委书记看了很高兴,让我别有压力了。我说,那还好,我没干错事。  
据《新京报》